

散文·岁月如歌

人生如戏

□刘桂兰

母亲76岁，白发苍苍，但精神尚好，心态甚佳。她忙于走亲见友，痴迷于看戏唱戏，有时候，还会背着儿女偷偷捡麦穗，帮乡人干农活，弄得家人到处寻找，哭笑不得。

母亲青春时期赶上了新中国成立的好时候，虽有媒人说和，但母亲相中了父亲的少年英俊，父亲看上了母亲的活泼开朗。几十年后，父亲母亲和孩子在一起，还常常引为笑谈。相亲回家，众人问父亲怎样？父亲笑道：“好啊，穿了一身呢子衣（当时，毛呢还很罕见）。”哈哈，其实是母亲从田间回来，带了一身的泥水见了父亲。

母亲19岁嫁给父亲，20岁有了大哥，接着大姐、二哥相继出世，正赶上1958年饥荒的时候，二哥两岁了还坐在小板凳上不会走，像个大头螳螂。父亲为了补贴家用，劳动之余，就买点红薯蒸熟了拿到集市上卖。母亲则像个孩子王，领着村里几个穷哥们、姐们天天挖野菜。活泼的母亲常常一边挖野菜，一边跑着寻野果、剜茅草根，回家了好哄孩子开心。有时候，她会跑到十几里外的坨沟塔，与穷哥们你踩我、我托你地爬上高高的塔顶，坐在“摇钱树”的树墩上，高兴地又唱又叫。

晚上回家，如果父亲卖了几个小钱，可以买一张戏票，在戏园子里看一晚，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没有钱买票的时候，母亲就会从后门跳墙而入。有时运气差，连后门也有人把守，母亲就会逼着父亲抱着孩子跑到几里外的邻村去看。光看开头还不行，还要看结尾，看了结尾还不尽兴，还要看演员最后外加的——为此，不怕淋了哥哥，不怕父亲骂。父亲无可奈何。穷人家取个媳妇不易，父亲也只能宠着母亲。

母亲说，戏如人生，唱戏就是唱天下人的心：好心、能吃苦的人，一定能得到好报。

母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人人饥饿的年代里，碰到要饭的，母亲宁可自己少吃，或者不吃，也要给他们，用母亲的话说就是：一根竹竿十二节，不一定过到哪一节，皇帝还有落难

时呢。

记得有一年，有个妇女领着一个孩子要饭，碰到秋雨连绵，孩子又发烧了，娘俩住在透风的炕屋内，母亲顿顿给他们送饭，最后，干脆把他们领进家，拿哥哥的衣服给孩子穿，忙着给孩子找医生，一住就是十多天。走的时候，母子感动得非要给母亲跪下，连喊恩人。

母亲是个劳动的好手，买了村里第一台缝纫机，经常帮乡亲做衣服到深夜。即便是旧衣服改装，也让我们穿得花枝招展。

父亲和母亲盖起了村里最早的三间瓦房。1975年发洪水，瓦屋倒塌，姐姐出了车祸。村人怕母亲经受不了打击，纷纷前来安慰。母亲怨过哭过，但坚强好胜的母亲很快又盖起了五间房子，乡亲们羡慕不已。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和父亲自己打瓦、烧砖，背地里流了多少泪、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啊！只是都压在心里。就如母亲常常教导我们的：有些痛苦，必须自己承担，不要指望任何人。

房子盖好没有几年，父亲不幸离世，那时母亲只有40多岁，大哥、大姐刚刚结婚，二哥刚入伍，三哥刚考上高中，我和姐姐刚上初中。面对四个小儿女，母亲再也坚强不起来，哭得几次晕过去。好心的乡邻夜夜陪在母亲身边，怕母亲想不开。连姑姑也劝母亲：为了孩子和自己，还是找个人吧。

可母亲始终坚守清贫与苦难，领着几个孩子生活。为了供我们几个上学，母亲早上背星星，晚上驮月亮，连中午也在田间。为了供哥哥上大学，母亲卖掉了家中唯一的耕牛；为了供姐姐上学，母亲卖掉了陪嫁的首饰；为了让我上高中，母亲卖掉了姥姥留给她的心爱的玉镯；为了让儿女春节在人前穿上新衣，母亲自己几年没穿过新衣，常年不知肉味。

母亲借东家还西家，周末盼儿归，又怕儿归，怕为儿女借不到一周的生活费而煎熬。实在借不到的时候，哥哥就在学校借同学的再寄给我。收到钱，我哭；借钱时，哥哥哭，母亲在家哭。可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泪藏在心里，

谁也不忍在亲人面前流一滴眼泪。

在这几年里，母亲唱得最多的就是《白蛇传》《秦雪梅吊孝》《桃花庵》等戏，现在我才知道：那是母亲在发泄内心的痛苦和对父亲的无尽哀思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个满怀哀思的人，怎能唱出欢快的曲子呢？至今在我的心里，仍认为母亲是最好的演员，因为母亲是在用心唱、用自己的人格唱啊。

现在，母亲早已儿孙绕膝、四世同堂。母亲仍闲不住：看重孙，帮儿女，忙了这家忙那家。碰到乡亲有什么难事，母亲还是不顾年事已高，跑前跑后。今年本村的一位叔叔承包了几十亩烟叶，到炕烟叶的关键时候，叔叔却因病住院，叔叔的女儿还要往医院跑，还要带着两岁的儿子忙田间的烟叶。母亲帮她带孩子、拣烟叶，帮她做饭，每天从早上忙到晚上，一忙就是半个月，累得腰酸腿疼，手腕肿起好高，儿女劝都劝不住，只好随她。哎，母亲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人，自己再苦再累都无所谓，就是见不得别人有一点点苦难。

碰到邻村有戏，母亲还是白天看晚上看，《梨园春》更是场场不误，惹得我们做儿女的也一个个成了小戏迷。母亲的日子顺心了，时不时来上一段，一板一点，不减当年风采。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爱戏的人是听不得弦子响的，一听到弦子响，不唱上一段，就会嗓子发痒，心里发急。

闲暇时候，母亲还会教孩子们跳绳、跳毽子，还鼓动我和姐姐打腰鼓学跳舞。她一个人外出上火车、坐汽车，一点也不怯，不输年轻人。我们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她还常常开导我们：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心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想那么多，想得多了，老了，就再也年轻不起来了。

是啊，想想也是：现在的困难，比起母亲所受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母亲只是一个农家妇女，她不会说一些名句格言，但她用她的一言一行教导我们如何做人。母亲就如山涧一株带泪含笑、释放清香的野百合，苦留给了自己，美丽了世界。

人生如戏，愿天下的母亲都有一个像戏文一样精彩的晚年。

诗歌·紫陌红尘

七月的村庄（外二首）

□孙亚洁

七月的村庄
正被一团火反复打磨着
正被一团火
不停地搬运着体内的金属
热浪和盐粒

光的鼻息，在田野里乱闯
在田野里扎根
果子在枝叶间修行
是一盏盏忽明忽暗的灯
散落在电线上的小麻雀
只是一低头，就扯乱风的衣袖
这无孔不入的风呵
有着无孔不入的硬骨头

我站在风的指尖
站在高远的天空下
和无数个倾斜的我站在一起
和无数个笔直的我站在一起
站成植物
高举着骨头里熊熊燃烧的火焰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这人间事，原本就没有什么错与对
那些响彻黑夜的琴声呜咽
马蹄声碎
那些捡尽寒枝不肯栖的
孤鸿寒影
都托付给远去的流水

我要收集泥土里所有的光
采摘枝头所有的金黄
为自己，为我深深爱着的人
缝制一件人间最温暖的衣裳
我要用漫天星斗清洗月亮
清洗世俗的尘

我没有时光可以浪费
这尘世，有着根深蒂固的虚伪
我愿意在一场
突如其来的风暴里，节节败退
退回到野花烂漫的牧歌深处
用一个手握短笛的牧童
霞光万丈的眼神
赎回自己流浪已久的真身

你不在，你无处不在

你不在，你无处不在
此去经年，你在故乡还好吗
你那里偶尔也会冷吗
潇潇风起的时候
你也会躲在一粒露珠里想我吗

不知道你见到
如今步履蹒跚、华发丛生的我
会不会突然很心疼
会不会突然很后悔，你当初
义无反顾地奔赴
如果你在，我会不会好一些
会不会少一分流离，多一分欢喜

在这个苍茫的尘世里
没有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究竟要到哪里去
多年以后，当我松开时间的手
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寻找

人生若梦。唯愿梦醒后
你我依旧坐在荒芜的草坡上
看大河东去。看风，指点江山
看一茬又一茬新草
打开体内的《诗经》，数星星

随笔·花香水韵

一棵恋爱的树

□穆丹

宿舍楼下种着一排小树，不高，却有着浓密苍翠的叶子。每天匆忙路过，却不曾留意。直到昨天再次经过，蓦然一看，发现树的叶子竟然是心形的。它们一簇一簇密密地挨着，在微风的拂动下，轻轻地颤抖，有着卑微的喜悦，如爱着的心。

呵，这是一棵恋爱的树！

这个上午，我不经意间捕获了树的心事。它微微颌首，显出害羞的样子，怯懦而欢喜。

它爱上谁了呢？是浮云温柔的眼波，还是繁星深邃的眸子？抑或只是近旁一株伟岸的梧桐？又是怎样的情愫让它长成这般容颜？甜蜜的心事纤毫毕现，在风中招摇，绿得如此热烈。它爱的它不知是否看得到、看得懂这别出心裁的告白。或许它早已在远方热情地回应，又或许它还未曾察觉甚至永远不会察觉。我肆意地揣测……

树静默不语。答案藏匿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无法触及。那里有一圈圈年轮，恰如我们掌心的指纹，纠缠的是与生俱来的机缘，逃不掉，躲不开。

相由心生。

生命的年轮圈圈增长，我有没有长成你想要的模样？

